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臣紀昀詳校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一千七百六十九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靈異部二

寤前生

造化 變化 知亡日 夢

再生 魂魄

寤前生一

雜

增商芸語林云張衡初死蔡邕母始懷孕二人才貌甚

相類時人云蔡邕是衡之後身 獨異記云晉羊祜三

歲時乳母抱行乃令于東鄰樹孔中探得金環東鄰之  
人云吾兒七歲死曾弄金環失其處所乃知祜前身東

鄰子也 洞冥記云中書令王珉有一胡沙門瞻珉風

采曰使我後生得為此人子願亦足矣後珉生一子始  
能言便解外國語及絕國珠貝素所未見即識其名咸  
謂沙門乃前身也 宋高僧傳云處州釋知威天與多

能富有詞藻時傳是徐陵後身 明皇雜錄云開元中

房瑄為盧氏宰道士邢和璞來瑄敬禮之暇日同出城  
因至夏谷村一廢寺松竹森映和璞坐于下以杖叩地  
使一人掘之數尺得一瓶瓶中皆婁師德與永公書笑

謂瑄曰頗憶此耶瑄因灑然悟為永公後身也因語瑄  
終身事無不驗 宣室志云劔南節度使韋臯既生一

月名羣僧會食有一胡僧貌甚陋既食韋氏命乳母出  
嬰兒請羣僧祝其壽胡僧忽謂嬰兒曰別久無恙乎嬰  
兒若有喜色衆皆異之胡僧曰此乃諸葛武侯之後身  
耳吾往歲在劔門與此子善今聞降于韋氏吾故不遠  
而來韋氏因以武侯字之韋後自金吾節制劔南軍在  
蜀十八年果契胡僧之語 會昌解頤錄云劉立者為

長葛尉其妻楊氏忽一日泣謂立曰我以某日當死且以小女美美為托曰他日美美長成望君留之三二年其夕楊氏卒後立罷官寓居長葛已十年矣有縣令某邀立往郭外看花令立先去舍趙長官莊行二三里見一杏園中有婦女十數人立駐馬觀之有一女年可十五六亦近敗垣中窺立至趙長官宅入門主人移時方出曰適女子與親族看花忽中暴疾所以不果奉迎坐未定有一青衣與趙耳語趙起入內聞趙公嗟歎之聲

乃問立曰君某年為長葛尉婿楊氏乎曰然有女名美  
美僕名秋笋乎曰然趙又歎息驚異旋有人喚秋笋入  
宅中見一女子涕泣謂曰美美安否對曰無恙也僕亦  
訝之立徐問趙曰某未省與君相識何故知其行止也  
趙乃以實告曰女適看花忽驟卒既蘓自言前身乃公  
之妻也適窺見公不覺悶絕立歔歔久之須臾縣令亦  
至衆客俱集趙白其事衆咸異之立曰某今年尚未高  
亦曾仕宦願與小娘子尋隔生之好衆共成之于是成

婚而美美長于母三歲矣 山堂肆考云元延祐間天水趙源僑寓葛嶺其側即賈似道故宅也日晚徙倚門外忽一女子綠衣雙鬟年可十五六源注目久之明日出門又見如此源問曰家何處女笑而拜曰兒家與君為鄰君自不識耳源遂留之宿明旦辭去夜則復來源一夕被酒戲之曰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女子有慚色數日不來及再來源叩之乃曰本欲與郎君偕老奈何以婢妾待之然君已知之矣不敢復隱源問其故女慘然



曰兒故宋平章秋壑之侍女也本臨安家子少善奕棋年十五以棋童入侍每秋壑回朝宴坐半閒堂必召兒侍奕是時君為其家蒼頭職主煎茶每因供進茶甌得至後堂君時年少美容兒見而慕之嘗以綉羅錢篋乘暗投君君亦以玳瑁指盒為贈後為同輩所覺讒于秋壑遂與君同賜死于斷橋之下君今以再世為人而兒猶在鬼錄言訖泣下源亦為之動容因謂女曰汝之精氣能久存于世耶女曰數至則散矣源曰何時女曰

三年耳及期女卧病不起面壁而逝源感其情不復娶  
投靈隱寺為僧

### 寤前生二

增金粟如來 玉源道君

湖州如葉司馬問李白是何人白以詩答曰青蓮居士謫

仙人酒肆藏名三十春湖州司馬如相問金粟如來是後身按青蓮居士太白自號也青瑣云劉沆赴舉有

老人贈一聯云今年且跨窮驢去異日當乘寶馬歸公曰何以知之叟曰公是羅浮山玉源道君公媿謝而去

野狐入塚 大蛇盤鼓

廣異記云唐曲沃縣尉孫緬家奴年六歲忽視緬母笑云

娘子總角時曾養一野狐今憶否母亦省之奴云爾時野狐即奴身也見鷹走入古塚後為獵人繫墮見閻羅

王王以無罪當得人身遂生海州為乞人子飢寒二十而死又見王王曰與汝作貴人家奴遂得至此今已三生矣東齋記事云宋蔡君謨知福州有疾累日夢登鼓角樓凭鼓而卧通判詰不打三更鼓角將對曰夜有大蛇盤鼓上驚亦不去甚可惡故此避之遂至達更君謨疾愈與通判言之人遂以君謨為蛇精也

### 寤前生三

原鮑靚

年五歲語父母曰本是曲陽李家兒九歲墮井後問之皆同

羊祐

詳前

增

靈運來謁

玉壺清話云江南邊錫初生父夢前永嘉守謝靈運來謁願托君為父子錫生貌類夢中

所見者小字康樂及冠穎秀嗣主累用之平建州克相潭時號為邊羅漢

僧孺來謁

宋劉沆字

冲之吉州人曾祖景洪居復隆山山上有牛僧孺讀書堂沆母夢牛相公來見而生沆仁宗時參知政事

知七日

原山頽

孔子蚤作負手曳杖道違于門歌曰泰山其頽乎梁木其壞乎

石折

漢蜀武擔石折

文翁曰西州石折智士死當會子孫設酒食後三日而卒

譙周

譙周自云昔孔子七十三亡劉向揚

雄七十一歿今我年過七十庶慕遺躅恐不出後年明年卒時人疑以術知故此言也

折象

自

七日名九族燕飲解訣忽無疾而死

郭景純

自云命盡今日

謝夷吾

知亡日

再生一

增續漢書云武陵女子李娥年六十餘病故葬于城外數里已四十日行人聞塚中有人聲便語其家家人往

視聞娥聲出之遂活 吳志云孫休永安四年吳民陳  
焦死埋六日更生穿土中出 迦藍記云菩提寺西域  
胡人所立沙門達多發塚取輒得一人以進時太后與  
明帝在華林堂以為妖異使黃門侍郎徐紇問其姓名  
死來幾年何所飲食死者曰臣姓崔名涵字子洪博陵  
安平人也父名暢母姓魏家在城西阜財里死時年十  
五今滿二十七在地十有二年常似醉卧無所食也時  
復遊行或遇飲食如似夢中不甚辨了后即遣門下錄

事張雋詣阜財里訪滋父母果得雋還具以實聞后遣  
送滋還家母魏把桃枝急令速去滋遂捨去遊于京師  
嘗宿寺門下汝南王賜黃衣一具滋性畏日不敢仰視  
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于達路遇疲則止不徐行  
也時人猶謂是鬼 前趙錄云麟嘉元年大將軍東平  
王約卒一指猶煖遂不殯殮至甲戌乃蘓言見淵于不  
周山經五日遂復從至崑崙山三日而復返 西京記  
云隋開皇三年京師西北凝觀寺有僧法慶造丈六夾

紆像未成暴死時寶昌寺僧大智同日亦卒三日並蕪  
云見官曹殿上有人似王者儀仗甚衆見法慶在前有  
一像忽來謂殿上曰慶造我未成何乃令死便檢文簿  
云慶食盡命未盡上人曰可給荷葉以終壽言訖忽然  
皆失所在大智便蕪衆異之乃往凝觀寺問慶說皆符  
驗慶不能復食每日朝進荷葉六枝齋時八枝如此終  
身同流請乞以成其像 神異錄云竇建德嘗發鄴中  
一墓無他物開棺見婦人顏色如生姿容絕麗年可二

十餘衣服形制非近世者候之似有氣息乃收還軍中  
養之三日而生能言云我魏文帝宮人隨甄皇后在鄴  
死葬于此不知今乃何時也說甄后見害了了分明建  
德甚寵愛之其後建德為太宗所滅帝將納之乃具以  
事白且辭曰妾幽閉黃壤已三百年非竇公何以得有  
今日死乃妾之分也遂飲恨而卒帝甚傷之 唐書云  
貞元中翰林待詔戴少平死十六日復生 溫泉志云  
開元十七年宣州南陵縣丞李疑死已殯三十日而蘇



又光啟元年隰州溫泉民家有死者既葬行人聞聲  
呼地下其家發之則復生歲餘乃死逸志云任生隱  
嵩山一夕聞異香一女子至留詩云我名籍上清謫居  
遊五岳以君無俗累來勸神仙學任不顧後三日再至  
又留詩云葛洪亦有婦王母亦有夫神仙盡靈匹君子  
意何如任終不顧後任病卒道遇旌幢擁翠輦中一女  
子更令任避女子望見呼問安笑曰此是嵩山書生薄  
命漢取吏所持文書曰不得忘情索筆判曰更與三年

吏曰此紫素元君有命須臾更生乃寤 又許飛瓊暴卒三日復生人問其故乃誦詩云曉入瑤臺露氣清

稽神錄云新安人吳生嘗病熱死既棺殮忽有一鬼被髮跣足自門而入徑至殯所掬沙撲人人皆驚走即聞椎聲喧噪良久瞥見一人衣冠儼然入廚中少頃即出去至暮家人乃敢臨視棺已開中亦空矣數月吳自建康附書云吾已死矣有鬼救我遂活即寢渴甚即入廚中飲訖性猶恍惚不覺出門今在都矣後歲餘乃歸人

皆呼為吳還魂 間居錄云宋之末年姑蕪賣餅家檢  
所鬻錢得冥幣焉因怪之每鬻餅必識其人與其錢久  
之乃一婦人也跡其婦至一塚而滅遂白之官啟塚見  
婦人卧柩中有小兒坐其側恐其為人所覺必不復出  
餓死小兒有好事者收歸養之既長與常人無異不知  
其姓鄉人呼之曰鬼官人元初猶在後數年方死

### 再生二

原梁國女 干瑩婢

晉惠帝時梁國女子許嫁已受禮  
謝尋而夫戌長安經年不歸女家

更以適人女不願父抑之遂得病死後夫還問女所在  
乃至墓所發塚開棺女遂活因與歸後婿訴官爭之王  
導議曰此不得以常理斷宜還前夫朝廷以為人妖  
干寶父瑩有寵婢母甚妬夫卒時生推婢于墓中寶先  
年少不審知後十年母喪開塚見婢伏棺如生載還經  
日乃蘓言其父常取飲食與之恩情如舊家中吉凶輒  
能語後嫁  
之生子

### 說漢宮事

### 往蓬萊山

博物志云漢末大亂有發前漢時宮

人塚者宮人猶活既出平復如舊魏郭后錄著宮中常  
置左右問漢時宮中事說之了了皆有次緒及郭后崩  
哭泣過哀遂死晉方士戴洋字國流吳興長城人年  
十二遇病死五日而蘓言執麾將士將往蓬萊崑崙積  
石太室恒廬衡華  
諸山既而遣歸

### 再生三

原王莽篡曹公起

搜神記云漢平元始元年二月朔方女子趙春病死既棺欲六日出

棺外太守以聞說曰至陰為陽下人為上其後王莽篡位續漢書云獻帝初平中長沙人姓桓死月餘其母

聞棺中有聲發之遂生說陰為陽云云其後曹公由匹庶起六日而蕪七日方

蕪傳曰晉人獲秦謀殺諸絳市六日而蕪幽明錄瑯邪人姓王暴死七日方蕪說初死時去到朱門狀如

宮殿復前見一人長大所著衣狀如雲氣王向叩頭說婦已亡兒尚小便流涕此人為之動容特與三年之期

王又云三年不足活左右曰此間三年世中已三十年又三十年王果卒

造化一

原肖形

播物

人肖天地之形注云肖似也謂首圓象天足方象地大鈞播物為元氣

大德不仁

易曰天地之大德曰生 老子云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

狗

造化二

原鑪炭

橐籥

天地為鑪兮造化為工 陰陽為炭兮萬物為銅 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

不屈動而愈出

三生

一同

老子云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 文子云聖人不由近知遠

以萬物為一同

未有極

生于無

千變萬化未始有極 天地之物生于有有生于無

元氣

至精

大塊甄形

洪爐孕象

陰陽不測

造化多端

氣甄三才

功成萬化

圓蓋方輿

上騰下降 覆載設位 品物流形 萬物變化 一

氣生成 陰陽陶蒸 天地生殖 乾知坤作 道生

德畜 天長地久 日往月來 運以無窮 生而勿

有 雖品彙萬端 而生靈一貫 陰陽為炭 天地

構精 萬殊之象不同 千變之形無極 形開闢而

塊垓 氣交泰而氤氲 玄牝為根 希夷之精潛運

埏埴為器 橐籥之用無窮 成形成象 諒動靜之有常

相盪相摩 信陶鈞之不息

變化一

增春秋潛潭巴云女子化為丈夫賢人去位君獨居丈

夫化為女子陰氣淖小人聚 國語云雀入海化為蛤

雉入于淮化為蜃龜鼉魚鱉莫不能化為人 莊子云

北溟有魚其名為鯢鯢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

鳥其名曰鵬 論衡云天地不變日月不易星辰不沒

正也人受正氣故體不變男化為女女化為男猶高岸

為谷深谷為陵也應政為變非常怪也蟻螬化為復育



轉而為蟬蟬生翼翼不類螭螭凡諸螟類多化也

變化二

增左傳云昔堯殛鯀于羽山其神化為黃熊以入于羽  
淵 紀年云周宣王時馬化為狐 漢書云哀帝建平  
中豫章男子化為女子嫁人為婦生一子長安陳鳳言  
陽變為陰此將亡之象 又建安二十年越有男子化  
為女子時周祥言哀帝時亦有此將有易代之事至二  
十五年獻帝封于山陽 丹陽記云孫皓寶鼎元年丹

陽宣蹇之母年八十因浴于後湖遂化為鱉 異苑云  
邵陵高平黃秀以元嘉三年無故入山經日不還其男  
根生尋覓見秀蹲空樹中從頭生毛色如熊問其故答  
云天譴我如此汝但自去哀慟而歸踰年伐山人見之  
其形盡為熊矣 又苻堅建元年中長安樵人于城南  
見金走白豎豎遣載取到化為銅鼎入門又變成大鐸  
異物志云元興二年衡陽雌雞化為雄八十日冠萎  
後桓玄篡八旬而敗 又隆安中有青雌雞化為赤

雄形尾都變冠彩皆具惟不能鳴

變化三

原腐草為螢 野雞變蜃

月令夏季腐草為螢  
又孟冬雉入大水為蜃

獸吸風而復生 鼠蹈火而不死

十洲記云災州在南  
海中有風生獸狀如

狸推死口向風復生 爾雅云鼯鼠夷由郭璞注云  
狀如小狐食煙火束皆發蒙記云西域有火鼠布

鳥生杜宇之魄 蟬化齊女之形

華陽國志云蜀王杜  
宇一號杜宇七國稱

王號曰望帝後禪位開明隱西山時適二月子鵲鳥鳴  
故蜀人悲子鵲鳥鳴也迄今農時先祀杜宇云云 董  
仲舒答問齊王之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蟬  
登庭樹鳴喚而鳴王悔恨之故為齊女云

婦化石以

望夫 鳥銜木而填海

列異傳云武昌新縣北山昔有貞婦其夫從役婦攜幼子餞送

北山立望而形化為石 山海經云炎帝之女娃遊東海溺死化為精銜狀如鳥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填東海

牛哀病以變虎 黃氏化而為黿

淮南子云有牛哀者病七日而化為

虎兄啟戶入哀搏殺之 續漢書云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而化為黿入于深淵其後時出見初所簪一釵

猶在 其首 萇弘血而成碧 泉客泣而為珠

莊子云萇弘死于蜀藏其

血三年而化為碧 搜神記云南海之外有鮫人即居水中其人每于泣下便能成珠故其地號為珠泉

野雀入水以成蛤 田鼠順時而化駕

月令季秋月令季春

素

公用戲竹之術 元緒對焚桑之言

吳越春秋云越處女善劍王使聘之

女道逢一翁自稱袁公公即拔蘇籜竹末折墮地女即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女女因舉杖擊之公則飛上樹變為白猿 異苑云孫權時永康人過一大龜來之欲上吳王夜覽船于大桑樹中宵樹呼龜曰元緒奚事爾耶龜曰雖盡南山之樵不能漬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令求如我之徒計將安薄龜曰禍將及爾云云

周穆軍士化為猿鶴 歷陽都人變成魚鱉

抱朴子云周穆王南

征一軍盡化君子為猿為鶴小人為沙為蟲 淮南子云歷陽之都一夕反為湖勇力聖智與怯不肖者同命

云云 獸為毛羣天馬潛而在水 魚非羽族文鯀飛以

排空

漢元狩二年馬生余吾水中又元鼎四年馬生涇注水中 左思蜀都賦云文鯀夜飛而觸綸

陶鈞無方 變化不一 未始有極 不知其生物

既反常 事亦惑衆 于何不有 莫究其由 生則  
有常 變而無極 察其所由 考以同類 推變化  
之萬端 蓋生靈之一貫 顯變化之無方 亦天地  
之常理

### 夢一

原周禮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一曰正夢

謂無所感動乎

安自夢也

二曰噩夢

噩愕也 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

覺之所思念而為夢

四曰寤

夢

謂覺所通而為夢也

五曰喜夢

謂喜悅而有夢

六曰懼夢

謂恐懼而有夢

增

又曰太卜掌三夢之法一曰致夢

謂出于思慮有因而致者

二曰觴

夢

奇怪之夢

三曰咸陟

無心所感之夢

原列子曰一體之盈虛消

息皆通于天地應于物類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而恐  
懼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燭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  
飽則夢與甚飢則夢取以虛浮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  
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將  
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舞者哭晝想夜夢神形  
所遇 增莊子云真人不寢不夢其覺無憂 又云夢

者陽氣之精也心所喜怒則精氣從之 淮南子云若

夫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弊而復新其為樂可勝計也譬

若夢夢為鳥而飛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方其夢也不

知其夢也覺而後知其夢也今將有所覺乃後知今此

之為大夢也 夢書云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

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夢者與其人豫見過失

如其賢者知之自改革也夢告也告其形也目無所見

耳無所聞鼻不喘臭口不言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



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為寤告符臻也古有夢官世相傳也

夢二

增列子曰黃帝憂天下之不治竭聰明盡智力五臟異感乃退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遊于華胥氏之國既寤恬然自得曰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又二十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之國而帝登遐世紀云黃帝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又夢

人執千鈞之弩驅羊數萬羣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  
令者垢去清治者土解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千鈞  
之弩異力能遠者也驅羊數萬羣是能善牧者也天下  
豈有姓力名牧者哉依二夢占而求之得風后于海隅  
登以為相得力牧于大澤進以為將 又湯思賢夢見  
有人負鼎抱俎對已而笑寤而占曰鼎為和味俎者割  
截天下豈有人為吾宰者哉初力牧之後曰伊摯耕于  
有莘之野湯聞以幣帛聘之有莘之君留而不進湯乃

求婚于有莘之君君遂嫁女于湯以摯為媵臣至亳乃  
負鼎抱俎見湯 又文王徙都鄴季秋之月甲子赤雀

銜丹書入鄴止于文王之戶言天命歸周之意先是文  
王夢日月之光著身 原周書云太姒夢見高之庭產

棘太子發取周庭之梓樹于闕梓化為松栢棫柞寐覺  
以告文王文王乃召太子發占之于明堂王及太子發  
竝拜吉夢受商之大命于皇天上帝 增左傳云楚子

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太宰遂啟疆召公公將往

夢襄公祖梓慎曰君不果行襄公之適楚也夢周公祖而行今襄公實祖君其不行子服惠伯曰行也先君未嘗適楚故周公祖以道之襄公適楚矣而祖以道之不行何之三月公如楚原莊子云宋元君夜夢人披髮云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豫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豫且乎左右曰有明日豫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再欲活心疑卜之曰殺龜以

卜吉乃刳龜七十鑽而無遺策仲尼曰神能夢于元君而不能避豫且之網智能七十鑽無遺策不能避刳腸之患是則智有所困神有所不及 呂氏春秋云孔子

絕糧于陳蔡之間藜羹不斟七日不嘗粒晝寢顏回索米得而來爨之幾熟孔子見回攬其甑中而飯之食熟謁孔子而進之孔子起曰今者夢見先君食潔欲饋顏回對曰不可嚮食埃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因攬而飯之

埃煤煙  
塵煤也

又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焉夜夢受秋駕于

師明日往朝其師而謂之曰吾非愛道也恐子之未可

子也今日將教子以秋駕

秋駕御法

尹儒反走北面再拜曰

今昔臣夢受之先為其師言所夢固秋駕也 增史記

云秦文公夢黃蛇自天下屬地其口止于廊行問史敦

敦曰此上帝之徵君其祠之

漢書云高祖薄姬內後

宮歲餘不得幸始姬與管夫人子兒相愛曰約先貴無

相忘已而管夫人子兒先幸漢王四年坐河南城西幸

靈臺此兩美人侍而薄姬不得見二人相與笑薄姬初

時約漢王問其故兩人俱以實告漢王心慘然憐薄姬  
是夕召欲幸入對曰昨夢龍據上曰是貴徵也吾為汝  
成之幸有身生文帝 又王太后母曰臧兒為槐里王  
仲妻生兩女長嫁為金王孫婦臧兒卜女當貴乃內之  
太子宮太子幸之生三女一男男方姪身時王美人夢  
日入懷太子曰此貴徵也孝景帝即位王夫人為皇后  
其男為太子景帝崩太子襲號為武皇帝 原辛氏三  
秦記云昆明池漢武帝立之習水戰中有靈沼神池云

堯時治水訖停船此池池通白鹿原人釣魚于原綸絕

而去魚夢于武帝求去其鉤明日帝戲于池見大魚銜

索帝曰豈非昨所夢乎取魚去其鉤而放之後于池邊

得大珠 東觀漢記曰諸將勸光武立乃召馮異上曰

我夢乘龍上天覺悟心中動悸異因下席再拜賀曰此

天命發于精神心中動悸大王重慎之性也異遂與諸

將定議上尊號 增又永平三年春有司奏請立長秋

宮以率八妾上未有所言皇太后曰馬貴人德冠後宮



遂登至尊先是數日后夢有小蟲飛無數隨著身入皮膚中復飛出原又和熹鄧皇后常夢捫天體蕩蕩正青滑有若鍾乳仰喻之以訊占夢言堯夢攀天而上湯夢及天舐之此皆聖王之夢謝承後漢書云范式字巨卿與張元伯為友式仕郡為功曹後夢元伯玄冠垂纓屣屣而呼曰我死當以時葬永歸黃泉子不我忘豈能奔喪式便馳往赴之式未到而喪已發引柩不進母曰豈有望耶巨卿既至叩喪執紼而引柩乃進素宏

漢紀云温序為護羌校尉為隗囂所殺世祖詔洛陽城旁為塚封長子壽印平侯夜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壽即棄官上書歸葬後漢書云蔡茂字子禮夢坐大殿極上有三穗禾茂跳取之得其中穗輒復失之以問主簿郭賀離席慶曰大殿者官府之形像也極而有禾人臣之上祿也取其中穗者是中台之位于字禾失為秩也旬月而茂徵焉乃辟賀為掾續漢書云鄭玄夢孔子造之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言

合之知命當終有頃寢疾而卒 皇甫謐高士傳云桓

帝好老子之書夜夢見老子乃詔陳相為老子立祠

增吳志云王珣夢人以大椽筆與之語人曰此當有大  
手筆事 原陸機晉書云王濬夢懸四刀于其壁上濬

問主簿李毅毅拜曰夫三刀為州而今益一明府其臨  
益州乎 王隱晉書云陶侃字士行鄱陽人少漁于雷  
澤夢背上生翅飛入天門見門非常不敢入而下 增

又明帝微察王敦營壘敦正晝寢夢日環其城驚起曰

此必黃鬚鮮卑奴也 唐書云魏徵疾太宗夢與徵別是夕徵卒故御製碑文曰昔高宗得良弼于夢中朕今失賢臣于夢後 又武后問狄仁傑曰朕夢雙陸不勝何也仁狄與王方慶俱對曰雙陸不勝無子也天其意者做陛下乎且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危矣 又李嶠為兒時夢人遺雙筆自是有文辭 又張志和母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 又王勃嘗讀易夜夢若有告者曰易有太極子勉思之寤而作易發揮數篇 又李白

之生母夢長庚星因以名之 又王遠知母晝寢夢鳳  
集其身因有娠 又尹知章絳州翼城人少勤學嘗夢  
神人以大鑿開其心以藥內之自是日益開朗盡通諸  
經義未幾而諸師友北面受業 又張鶩字文成聰警  
絕倫書無不覽為兒童時夢紫色大鳥五彩成文降于  
家庭其祖謂之曰五色赤文鳳也紫文鶩鶩也為鳳之  
佐此兒當以文章瑞于朝廷因以為名字 又劉沔為  
小校從李光顏討淮西前後遇賊力戰鋒刃所傷幾死

者數嘗傷重卧草中月黑不知歸路昏然而睡夢人授  
之雙燭曰子方大貴此行無患可持此而還既行炯然  
有雙光在前 六帖云上官昭容者名婉兒初母鄭方  
姪夢巨人昇大稱曰持此稱量天下婉兒生踰月母戲  
曰稱量豈爾耶輒啞然應後內秉機政符其夢 五代  
史云王仁裕喜為詩其少也嘗夢剖其腸胃以西江水  
滌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為篆籀之文由是文思益進乃  
集其平生所作詩萬餘首為百卷號西江集 夢珍廣

記云宋太祖母昭憲皇后夢日入懷而娠生之夕光照  
室中又夢神人捧日置于腹誕太宗 又宋韓琦初為  
秦州觀察使夜夢以手捧天三次後果歷仕仁宗英宗  
神宗三朝封魏國忠獻王 又宋理宗夢二胡僧曰二  
十年後當以此殿還我既覺宣問馬廷鸞對曰胡僧乃  
夷狄類二十年後必主夷狄于殿下稱藩上命誌之遂  
立碑記事至元間有僧官楊總攝以宋殿基原係佛寺  
因高宗南渡都杭遂為殿是知前夢果應其數 又宋

周必大以燔庫藏為已咎就謫臨行辭婦翁翁先夢人  
曰掃雪迎宰相而必大適至忽一日必大夢至一所見  
殿上曰彼貌雖陋以帝鬚與之既覺而頤癢遂生美鬚  
後竟居台鼎相者詣之莫知所貴良久將其鬚曰帝王  
鬚也 又明永樂初廬陵錢舉發解南省及廷試夢頭  
生角同年曰頭角崢嶸在此舉矣旁一人曰羊角乃解  
字也恐有解姓者後居首耶及發榜臚傳名果得解縉  
又明顧廷評洪武甲子正旦夢以羊角置兀上而拜



明日請人解之曰羊角是解字在兀上湊成元字果秋  
試第一 又莆田林環永樂丙戌廷試夢其友李文淵  
送犬肉一片乃狀字又彎一臂接之乃元字歷官文淵  
閣學士始悟夢文淵者乃先兆也 又王鈺夢騎黑龍  
于土上橫一金玉砌橋跨而折杏三枝既寤請解之曰  
黑龍應壬辰科橫一金玉砌橋乃汝姓名得杏三枝乃  
探花也後永樂七年果中第三 又明盱江王僉事名  
華弘治間守備處州行司內二大樹各有竅見五色衣

矮人出入華命泥塞數次復開怪甚命工伐之忽夢章  
容二人執兩木來語告寬覺閱卷遍審無此姓名意疑  
樟榕為祟竟成病賦云藥不靈兮病弗瘳功名事業一  
齊休生前姓氏題金榜死後文章記玉樓流水落花隨  
我去夕陽古木使人愁可憐子幼妻年少爭奈緣慳不  
到頭隨擲筆而卒 又樂平程楷嘗夢本縣神人告曰  
此地舊有會元今二百四十年當應之成化丁未果中  
考郡志宋朝馬廷鸞淳祐丁未會元適合二百四十年

之數

### 夢三

原魂交

神應

莊子云其夢也魂交其覺也形開魏志云周宣字孔和太史問宣夢見芻狗

曰得飲食又云夢見芻狗曰當墮車折脚又云夢見曰有火災皆驗太史曰三問皆不夢聊試君耳何以皆應

曰神靈動君與夢無異也

### 吞爻

### 作賦

吳虞翻立易注奏上曰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

遇放髮披鹿裘布易六爻挽其三以飲臣臣乞盡吞之道士曰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當受經也王延壽

字文考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自厲後溺水死年二十

### 懷蛟

### 吐鳳

上董仲舒事

揚雄作甘泉賦既成夢吐白鳳

### 蝶飛

### 馬舞

莊子夢為蝴蝶相相然飛黃平夢舍中馬舞

數十人向馬拍手索統曰馬火也馬每火起也向馬拍手救火也平末歸而火發

為鳥吞

鳥

宋昭公夢為鳥味加于南門尾加于桐門日子夢美必立羅含夢吞五色鳥詞學乃覺日新

黃

熊白虎

左傳云晉侯有疾夢黃熊入于羽淵晉侯祀于夏郊疾乃有黃熊鯨化入于羽淵晉侯祀于夏郊疾乃有

間

秦二世夢白虎齧

遊天

射月

秦穆公夢遊天上觀鈞天廣樂

左驂卜曰涇水為祟

帝錫符命秦遂大昌

左傳云晉呂錡夢射月中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

授筆

夢蘭

江淹夢授五色筆文詞日麗燕姑夢天使與已蘭曰妾不才幸而有子將不信敢徵蘭乎文公曰

詔生穆公名之曰蘭

增三馬

兩犬

曹操夜夢三馬同槽命謀士賈詡詳之乃曰馬者祿

馬之類吉兆也

何必疑之後應司馬懿司馬師司馬昭三人篡位也宋岳飛與金人戰勝居朱仙鎮守忽夢

兩天能言次日謁故人周僧遂說夜夢僧曰兩  
天言是獄字此行宜避之果被秦檜獄屈死

乘龍

洗馬

上詳夢二酉陽雜俎云僂人李伯伶遊涇州  
乞米百斛及歸令其弟往取之過期不至夜夢

洗白馬坊梅伯成占之伯成佇思曰凡人好反語洗白  
馬瀉白米也君所憂或有風水之虞乎數日弟至果言

渭河中覆舟

三公二子

魏揚元鎮能解夢廣陽王  
元淵夢著宋木倚槐樹問

一粒無餘

元稹元稹言當得三公退謂人曰死後得三公耳槐字  
木旁鬼果為爾朱榮所殺贈司徒武后夢鸚鵡兩翼

皆折狄仁傑曰武者陛下之姓兩翼  
乃二子也陛下起二子則兩翼振矣

原二角書三

重幕

索綏夢東有二角書詣綏大角朽敗小角有題章  
囊佩角一在前一在後索統曰所請一在前為凶

也一在後為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綏父在東居三日  
凶問果至晉惠帝時陸機為河間王顯征長沙王又

夢黑幕三重繞車機孽  
出不得明且即被殺

水邊女 冰下人

後漢時鄧殷為淮南

太守夢行水邊見女子猛獸自後斷其鞶囊占者曰水

邊女汝字也斷鞶囊者新獸頭代故獸頭也不作汝陰

作汝尚太守也崔鴻三十國春秋云令狐策夢立冰

上與冰下人語索純曰冰上為陽冰下為陰冰上人與

冰下人語為陽請陰媒介事也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君

其為人作媒乎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矣既而太守田

約因策為子求張氏

女恰至仲春而成婚

蛇繞身 狼咬脚

王隱晉書云唐琮夢蛇繞

身遂效其形而作草蛇之書張邈奉使夜夢狼咬

一脚索純曰脚肉被咬為却字當不行不應命而卒

日入懷 松生腹

吳志云孫堅夫人夢日入懷中而生

八公也後十八年當為公

得傳說

見周公

書云高宗夢得傳說乃旁求諸野曰夢帝

賚于良弼說築于傅巖之野惟  
肖孔子曰吾不復夢見周公

山上有水 井中生

桑

魏鄧艾伐蜀夢至山上有水流問凌劭劭曰山上有  
水蹇蹇利西南往有功也不利東北其道窮也往必

克蜀其不運者乎 蜀何祇夢井中生桑趙直曰桑非  
井中物井中亦非生桑之所桑字四十八恐君壽不得

過此祇曰足  
矣後果驗

增盜羊入獄 乘驢墜水

酉陽雜俎云  
許超夢盜羊

入獄揚元稹曰當得城陽令後封城陽侯 又秘書郎  
韓泉善解夢術中行為中書舍人時有故舊子弟以選  
事投術論屬術術欣然許之駭勝將出其人夢乘驢蹶墜  
水中登岸而靴不濕選人與韓有舊訪之因告以夢時  
韓被酒戲曰公今選事不諧矣據夢術  
生相負足下不沾及後勝出果駭放

夢四

原夢矣 占之

禮文王謂武王曰爾何夢矣 詩大人占之

我夢 吾夢

詩乃占我夢

傳吾夢如是

訊夢 同夢

詩召彼故老訊之占夢 又甘與子同夢

妖夢 惡夢

秦伯執晉侯云亦晉之妖夢 是踐 周禮云咎徵惡夢

樂廣論夢

殷浩論夢

銜玠問樂廣夢云是想玠曰形神不接而夢豈是想耶樂曰因也玠思之經日不得

成疾廣聞故命駕往剖析之即愈廣歎曰此賢胸中必無膏肓之疾 或問殷浩曰得位夢棺得錢夢冀何也

浩曰官本臭腐故得官而見屍錢本冀土故得財而夢穢時皆以為名言

至人無夢 牧

人乃夢

文中子曰至人具寢無夢 下詩

二豎之災 兩楹之奠

晉侯

病夢二豎子曰居膏之上肓之下其奈我何 子曰余時昔之夜夢坐奠于兩楹之間子殆將死矣 遂寢疾七



日

維熊維羆

維魚維旗

詩吉夢維何維熊維羆男  
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

祥 又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  
維旗矣室家茶棊豐收之兆也

吳門繞腸

晉侯監

腦

滌堅母夢腸繞吳闔門隣母曰安知其非吉徵也  
左傳云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其腦子犯

曰吉我得天楚伏  
其罪吾且烹之矣

天落二棺

帝與九齡

晉李克夢  
天落二棺

于克前問索統曰棺者職也當有人舉君二  
棺再還也果然 武王曰夢帝與我九齡

曹人社

宮 聲伯涉洹

左傳曹人夢衆君子立于社宮而謀亡  
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彊許之又聲

伯涉洹歌曰濟洹之水贈我以瓊瑰懼  
不敢占之三年而後言言之至暮而卒

帶夫印綬

斷女鞶囊

張真為武威太守妻懷孕夢帶夫印綬登樓  
占者云當生子復此即終此棲果然 詳夢

三水邊 女注 增夢涉水火 夢登柱礎 上詳夢一列子 北齊陽休之夢登

大塚見一銅柱刻為蓮花形休之登柱礎以手捉柱曰柱轉三匝吾當至三公柱遂轉三匝後果驗 十

八為公 四十當貴 吳丁固事詳夢三 隋裴寂過華山祠祈神自卜夜夢老人謂曰君

年至四十當貴後果然 卜忌占夢 東萊論夢 漢梁王暢數有惡夢從官卜忌

自言能使六丁善占夢注云六丁謂六甲中丁神也若甲子旬中則丁卯為神甲寅旬中則丁巳為神之類役

使之法先齋戒然後具神可至使致遠方物及知吉凶也 東萊博議云形神相接而夢者世歸之想形神不

接而夢者世歸之因因之說曰因羊而念馬因馬而念車因車而念蓋固有牧羊而夢鼓吹曲蓋者矣是雖非

今日之因實出于前日之想故因與想一說也 原千秋夢高祖 叔孫夢豎

牛

漢田千秋訟衛太子寃曰臣夢一白頭翁教臣言帝感動曰此高祖神靈叔孫卒餓死

占六

夢之吉凶

候五旬之虛實

上詳夢一周禮列子云西極有人不食不衣而多

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即為實

堯舜上聖符域內之休徵 桀紂

下愚作寰中之不軌

夢書云堯夢乘青龍上泰山舜夢擊鼓桀夢黑風破其宮紂夢大

雷擊其首

刺出眼中遽獲金鑲之報 角生頭上旋聞刀

用之災

述征記云陳留周氏婢入山採樵夢見一女子曰吾眼中生刺乞拔之當厚報此婢乃于朽棺

中見觸藤草生眼乃拔之即于其處得金鑲一雙下蜀將魏廷事

丞相長男掘得錢

而被買

秣陵陶令枉殺人而致殂

幽明錄云丞相王導夢人欲以百萬

錢買其大兒長豫後掘得一窟錢數果百萬長豫無病而死述征記陶繼為秣陵令枉殺樂伎後夢伎來曰訴天得理令來相取遺跳入口中繼斯須而卒

### 賈弼易頭之時文章可玩

### 謝奉說夢之日凶具備臻

幽明錄云賈弼夢見人曰爰君美貌欲易君頭遂許之後

能半面笑半面啼兩手把筆文章各異搜神記云謝奉與鄭猷善忽夢猷與人爭錢因落水死奉為凶具忽覺即往猷處具說猷曰吾昨夜夢與人爭錢惆悵不語落廁而死奉為凶具其夢無異後果驗

張茂

### 問象竟為大郡之徵 蔣琬占牛卒踐上公之位

後漢張茂

字子禮夢象意為不善問萬推推曰君當後為大郡而不善終象大獸獸者守也然象以齒焚身後為吳內史為沈充所害蜀蔣琬字公琰夜夢一牛頭懸在門下流血滂沱趙直曰見血者事分明也牛角及鼻公字之

象位當至三公  
果為尚書令

### 夢五

原詩宋謝靈運詠夢詩曰覺謂寢無知寐中非無見意  
狀盈眼前好惡迭萬變既悟眇已往惜為浮物戀孰視  
娑婆盡寧當非赤縣 梁沈約夢見美人詩日夜聞長  
歎息知君心有憶果自閻闔開魂交覩顏色既薦巫山  
枕又奉齊眉食立望復橫陳忽覺非在側那知神傷者  
潺湲淚沾臆 又何遜夜夢故人詩曰客心驚夜魂言

與故人同開簾覺水動映竹見牀空浦口望斜月洲外  
聞長風九秋時未晚千里路難窮已如臃腫水復似飄  
飄蓬相思不可寄直在寸心中

增唐王勃夢遊仙詩

曰僕本江山客牽跡在方內寐寤霄漢間居然有靈對  
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煙途儼鸞態乘  
月披金帔連星解瓊珮浮識俄易歸真魂莫難再寥廓  
沈遐想周遑奉遺誨流俗非吾鄉何當釋塵味

李白

夢遊天姥吟留別詩曰海客談瀛洲煙濤微茫信難求

越人語天姥雲霓明滅或可覩天姥連天向天橫勢拔  
五嶽掩赤城天台四萬八千丈對此欲倒東南傾我欲  
因之夢吳越一夜飛度鏡湖月湖月照我影送我至剡  
谿謝公宿處今尚在淥水蕩漾清猿啼脚著謝公屐身  
登青雲梯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鷄千巖萬轉路不定  
迷花倚日忽已暝熊咆龍吟殷巖泉慄深林兮驚層巔  
雲青青兮欲雨水澹澹兮生煙列缺霹靂丘巒崩摧洞  
天石扇訇然中開青冥浩蕩不見底日月照耀金銀臺

霓為衣兮鳳為馬雲中君兮紛紛而來下虎鼓瑟兮鸞

回車仙之人兮列如麻忽魂悸兮魄動恍驚起而長嗟

惟覺時之枕席失向來之煙霞世間行樂亦如此古來

萬事東流水別君去兮何時還且放白鹿青崖間須行

即騎訪名山安能摧眉折腰事權貴使我不得開心顏

杜甫歸夢詩云道路時通塞江山日寂寥偷生惟一

老伐叛已三朝雨急青楓暮雲深黑水遙夢歸歸未得

不用楚辭招 常建夢太白西峯詩曰夢寢昇九崖杳



靄逢元君遺我太白峯寥寥辭垢氛結宇在星漢宴林  
閉氤氳簷楹覆餘翠巾烏生片雲時往溪水間孤亭晝  
仍曛松峯引天影石瀨清霞文恬目緩舟趣霽心投鳥  
羣春風又搖擢潭島花紛紛 韋應物感夢詩曰歲月  
轉蕪漫形影長寂寥髣髴覲微夢感歎起中宵綿思靄  
流月驚魂颯迴颺惟念茲夕永坐令顏鬢凋 白居易  
中書夜直夢忠州詩曰閣下燈前夢巴南城底游覓花  
來渡口尋寺到山頭江色分明綠猿聲依舊愁禁鐘驚

睡覺惟不上東樓 杜牧秋夢詩曰寒空動高吹月色

滿清砧殘夢夜魂斷美人邊思深孤鴻秋出塞一葉暗

辭林又寄征衣去迢迢天外心 項斯夢仙詩曰昨宵

魂夢到仙津得見蓬山不死人雲葉許栽成野服玉漿

教喫潤愁身紅樓近月宜寒水綠杏搖風占古春次第

引看行未遍浮光牽入世間塵 羅隱歸夢詩曰陸海

波濤漸漸深一迴歸夢抵千金路旁草色休多事牆外

鶯聲肯有心日晚向隅悲斷梗夜闌澆酒哭知音貪財

敗陣誰相悉鮑叔如今不可尋

原賦後漢王延壽夢賦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  
為夢也悉覩鬼物之變怪則有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  
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而奮搖忽來到吾前  
申臂而舞手意欲相引牽于是夢中驚怒膈臆紛紛曰  
吾含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爾乃揮手振拳雷發  
電舒斲游光斬猛猪批鱉殼斫魑魍捐魍魎拂諸渠撞  
縱目打三顛撲苔莨扶夔魍搏覘眈眈眈眈于是三三

四四相隨踉蹌而歷僻礧礧磔磔精氣克布鞫鞫穆穆  
鬼驚魅怖或盤跚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  
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散寂不知其何故嗟  
妖邪之怪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唧嘈而外朗忽屈伸  
而覺悟亂曰齊桓夢物而以霸兮武丁夜感得賢佐兮  
周夢九齡年百慶兮晉文監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  
神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恙兮 增唐杜顏夢賦曰夫人  
者何乾坤之至精夫夢者何精爽之所成及乎羣動息

閑宇清澹爾安寢儼乎無營亦或不意而得亦或因感  
而生明休咎之先兆通喜怒之深情其為吉也懸三刀  
以作郡凌八門以上征或生松以表秩或贈蘭以為名  
監腦審其戰勝鑿心啟其才英其為凶也晉侯彌留作  
疾于二豎孔公將歿觀莫于兩楹雖臧否之殊感諒希  
微之難明是以太古無夢以絕欲聖人肇夢以治想隨  
事而生觸類而長或含悲以憎暢或當歡而契賞曾有  
慕而忽來屬所思而必往雖遠萬里遽諧疇昔之遊縱

冥九泉亦覲平生之像鬼出神入惟惚惟恍則有睽間

庭闈煙霜歲暮常馳戀于定省忽飛魂于寐寤撩軒幌

而無隔邈山河之徑度常倏忽而往來竟不由于道路

獨有遭遇明時羈遊上國才譽不振命途仍塞仰軒后

之通感慕殷宗而見刻當捧日而披誠庶明君之夢得

又夢五色筆賦曰始其良夜幽閒齋心朗暢寢彌安

于自得思不適于無妄故降綵筆冥徵玄貺與蠅集而

殊端方兔毫而詭狀丹翠式序玄黃可分參乎素色爛

以成文若以我修詞五綵必能吐鳳若以我揮翰一飛  
何謝慶雲是知物有幽通神為真宰夢于掌握驚茲夕  
以靈竒瞻彼筆端勝常時之光彩誠有志而必達宜飾  
躬而不殆展轉虛室曛曉日目眩昧于花容想綢繆  
于錦質或乍進而乍退類若虛而若實既而駭人恍然  
觀身雖放言之在我豈假手而非神則知五色之靈筆  
善誘斯文之日新 蔣防夢捧日賦曰靈降嘉夢天垂  
至陽誠發身之兆朕符翊聖之禎祥所謂神而遇閻而

彰息沖澹之居于予而自得見貞明之質曖曖而彌光  
倏爾疑升瞰兮下燭瞳矓甘寢之所恍惚曾泉之曲撫  
金烏之翼匪隔雲霄駐羲和之車乍迴昏旭想夫卑高  
莫隣授受何因忽煌煌而委照值默默而凝神寂其神  
乃無間而通碧落上其手自有昊而得紅輪縹緲魂交  
光芒景附肘腋輝燦襟懷煦嫗類銜規于遠山同抱壁  
于中路在忘形之際用示無私當向晦之時將祛未寤  
豈不以精誠可託光陰可駐從九霄之降祉表千載之



嘉遇者也故曰道契幽微天且不違盱蠻陰隲指掌陽  
輝載營魄而虛無默住荷靈貺而照燭潛依至若冥蒙  
上越埃壘中歇始悠悠以神契俄赫赫而明發驗扶桑  
之際其往阻修偶支枕之時其來倏忽是知天無親降  
靈而非遐神不昧獨幽而不賒不然何虛徐衽席承奉  
光華高眠而不驚不悚見瑞而可仰可嘉然則荀令之  
談足徵程昱之榮有非常眷眷于天路每拳拳于雲表  
周旋寤寐偃仰昏曉庶照臨之理咸通知葵藿之誠不

小張隨莊周夢蝴蝶賦曰伊漆園之傲吏談玄默以

和光表人生之自得緊萬化之可量萬靈齊乎一指異

術昭乎通莊忘言息躬輒造逍遙之境靜寐成夢旋臻

罔象之鄉予以遷神予以化蝶樂彼形之蠢類忘我目

之交睫于是飄粉羽揚翠鬣始飛飛而稍進俄栩栩而

自愜煙中蕩漾媚春景之殘花林際徘徊舞秋風之一

葉於戲變化悠悠人生若浮希微兮其狀方異恍惚兮

其神遂收雖遽遽而復體尚悄悄以在眸我豈彼類彼

寧我儔苟夢非而覺是誠虛往而實留且元蹤莫覲真  
理難求莊周之夢蝶而蝴蝶之夢周歟乃和元氣混然  
感通斯衆為生死之異分量寤寐而適中形因靜息符  
大辨之不言神以化遷異至人之無夢若夫氣為質本  
夢與道俱以我之有化彼之無固假寐而倏忽越百齡  
以須臾其在周也不知蝶之于彼矣其在蝶也不知周  
之于此乎若然者萬物各得其性一體或殊其途有徐  
徐而龜曳其尾有察察而狼跋其胡智者所以自智愚

者所以自愚則孰能間其巨細孰能別其榮枯欲窮莊  
生夢蝶之理走將一問于洪鑪

魂魄一

原易云精氣為物遊魂為變 禮記云作其祝號玄酒  
以祭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 又云氣也  
者神之盛也魂也者鬼之盛也 左傳子產云人生始  
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彊 又樂祁  
云心之精爽是為魂魄 白虎通云魂者何謂也魂猶

佗佗也行不休也動于外主于情魄者白也猶著人者  
也主于性淮南子云天氣為魂地氣為魄又魄問  
于魂曰道何以為體曰以無有為體魄曰無有有形乎  
魂曰無有魄曰無有何得而問也魂曰吾直遇之耳視  
之無形聽之無聲謂之幽冥幽冥者所以喻道非吾道  
也抱朴子云師言欲求長生當勤服大藥欲得通神  
當水火分形分形則自見其身三魂七魄而天地靈祇  
皆可接山川之神皆可役也增禮郊特牲云凡祭慎

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抱朴子曰人無賢愚皆知已身之有魂魄魂魄分去  
則人病盡去則人死故分去術家有錄之之法盡去則  
禮典有招魂之義此之為物至近者也然與人俱生至  
于終身莫或有聞見之者豈可以不聞見復言無乎

魂魄二

原禮記云延陵季子適齊長子死葬于贏博之間既封  
左袒右還其封曰骨肉歸復于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

之也 韓詩外傳云溱與洧謂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于  
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祓不祥也 越絕書云越王問于

范子曰寡人聞人失其魂魄者死得其魂魄者生物皆  
有之人亦有之范子曰人有之萬物亦然天地之間人  
為貴物之生穀為貴以生人與魂魄無異也 離騷云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玉憐哀屈原忠而斥棄憂愁山  
澤魂魄放逸厥命將落故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  
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王冀其

覺悟而還之也

增晉書云東海王越死帝哀痛越柩

被焚乃招魂葬越于丹徒中宗以為非禮乃下詔曰夫

冢以藏形廟以安神今世招魂葬者是埋神也其禁之

博物志云五岳之神堅四瀆之精仁泰山天帝孫也

主名人魂東方萬物之始故主人生命之長短王子  
年拾遺記云融岸山上有翻魂稻言食者死更生

魂魄三

增思沛 登山

史記云高祖謂沛父兄曰遊子悲故鄉  
吾雖都闔中萬歲後吾魂魄樂思沛也



襄陽耆舊傳云羊公與郤澗甫登峴山垂泣曰我百年後魂魄猶當登此山

設衣 食稻

王肅喪服要記云魯哀公葬其父孔子曰寧設魂衣乎  
哀公曰吾父生服錦繡死有衣被何魂衣為  
下詳魂

二 魄

### 魂魄四

原賦梁沈炯歸魂賦曰古語稱收魂升極周易有歸魂卦屈原著招魂篇故知魂之可歸其日已久余自長安反乃作歸魂賦其辭曰伊吾人之陋宗資元聖而云始肇郤閔之靈源分昌發之世祀實聞之乎家記又乎之

于惇史亢宗貴而博古四史成乎一身怪日月之遼遠  
而承襲之相因豈少賤之能察非末學之知津也若夫  
風流退讓在秦作相越江以東惟戎及鄴出忠出孝且  
卿且公世歷十五爰逮余躬值天地之幅裂遭日月之  
霧虹去父母之邦國埋形影于胡戎絕君臣而辭胥宇  
躋厚地而跼蒼穹抱址嘶之胡馬望南飛之夕鴻泣露  
襟而雜露悲微吟而帶風昔休明之伊始余播棄于天  
地自太學而遊承明出書生而從下吏身豫封禪之官

名入南宮之記登玉墀之深眇出金門之崇邃受北狄  
之奉書禮東夷之獻使缺實不嘗至屈膝遜言以殊方  
降意嗟五十之踰年忽流離于凶忒值中軍之失權而  
大盜之移國何赤沴之四起豈黃霧之云塞祈瘦弟于  
赤眉乞老親于劇賊免伏鑕以解衣遂寤官身而就勒既  
而天道禍淫否終斯泰靈聖奮發風雲響會掃欃槍之  
星斬蚩尤之旆余扳逆而効從遂妻誅而子害雖分珪  
而胙土乞長河之如帶肌膚之痛何泯潛翳之悲無狀

我國家之沸騰我天下之匡復我何辜于上元我何負

于鄰睦背盟書而我欺圖信神而我戮彼益冬之云季

總官司而就紕託馬首之西暮隨檻車而迴轍履我我

之層冰面颺颺之巖雪去莫敖之所縊過臨江之軌折

矧今古之悲涼竝攢心而霑袂渡狹石之歌危跨清津

之幽咽鳥虛弓而自隕猿號子而腹裂歷沔漢之逶迤

及楚郢之參差望隆中之大宅映峴首之沉碑既縲然

而就鞅非造次之能窺至若高祖武皇帝之基天下也

岐周景亳之地龜圖雀書之秘醒醉之歌味絕讓畔之

田鱗次余既長于克民覺何從而掩泗水兮深且清

宛水兮澄復明昔南陽之穰縣今百雉之都城我太宗

之威武遏宛洧而陳兵百萬之虜俄成魚鱉千仞之阜

倏以滄瀛雖德刑成于赧服故蠻狄震乎雄名乃尋浙

而歷商遂經秦而至洛覺高蹈之清遠具風雲之倏爍

其山也則欽岑靠嵬巖峻婆陀或孤峯而秀聚或逸出

而橫羅千歲之木生嶺表百丈之石枕谿阿其水則砰

旬滄汨或寬或疾擊萬瀨而相奔聚千流而同出何武  
關之狹隘而漢祖之英雄山萬里而仰雲霧水百仞而  
寫蜿蜒若一夫而守隘豈萬衆之能攻去青泥而踰白  
鹿越渥水而到青門長卿之賦可想邵平之跡不存咄  
嗟驪山之阜惆悵灞陵之園文恭儉而無隙羸發掘其  
何言訪軹道之長組捨藍田之璵璠無故老之可訊竝  
撫撫之空原登未央之址闕望長樂之基趾伊太后之  
所居築旗亭而成市槐路鬱以三條方塗坦而九軌觀

阡陌之遺蹤實不乖乎前史傍直城而北轉臨橫門而  
左趨南則董卓之塢北則苻堅所居即二賊之墟壘為  
彼主之庭除終南巖從太一嵯峨九竇崛起八壘連河  
汨涇泥之混濁灌渭渚之清波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  
而經過息甘泉而避暑猶爽塏而清和爾乃背長夏涉  
素秋卧寒野坐林陬霜微凝而侵骨樹裁動而風道思  
我親戚之顏貌寄夢寐而魂求察故鄉之安否但望斗  
而觀牛稚子天子鄭谷勉勵愧乎延州聞愛妾之長叫

引寒風而入楸何精靈以堪此乃縱酒以陶憂至誠可  
以感鬼秉信可以祈天何精隕而魄散忽魂歸而氣旋  
解龍驂而見送走郵驛于亭傳出向來之大道反初入  
之山川受繞朝之贈策報李陵之別篇淚未悲而自墮  
語有咽而無宣于時和風四起具物初榮草極野而舒  
翠花分叢而落英魚則潛波渙躍鳥則應嶺俱鳴隨六  
合之開朗與風雲而自輕其所涉也州則二雍三荆昌  
歡江并唐安浙洛巴郢雲平其水則河淮江漢洧隨浩



汗灑潦漑湑涇渭相亂或浮深而揭淺或凌波而沿岸  
每日夕而靡依常一步而三歎蠻蠻之與荆吳元狄之  
與羌胡言語之所不通嗜欲之所不同莫不疊足斂手  
低眉曲躬豈論生平與意氣止望首丘于南風悲城邑  
之毀撤熹風水之渺揚既畫地而謁帝乃懷橋而升堂  
何神仙之足學此即雲衣而虹裳也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一

謹案第二十二頁後一行月黑不知歸路刊本月  
訛目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朱攸

騰錄監生臣王元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三

詳校官兵部主事臣雷純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一萬一千七百七十

子部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二

方術部一 方術總載 醫

方術總載一

**雜**  
**增**  
漢徐登傳云道士趙炳以氣禁人人不能起禁虎

虎伏地低頭閉目便可執縛以大釘釘柱入尺許以氣吹之便可躍出射去如弩箭之發 邵氏家傳云邵信臣為少府南陽遭火燒數萬人信臣時在丞相匡衡坐

心動含酒東向漱之遭火處見雲西北來冥晦大雨以  
滅火雨中酒香 西京雜記云鞠道龍善為幻術嘗云  
有東海人黃公少得異術能制龍御虎佩赤金刀以絳  
繒束髮立興雲霧坐成山河及衰老氣力羸憊飲酒過  
度不能復行其術 漢官典職云安帝時作九賓樂舍  
利之獸從西方來戲於庭入前殿激水化成比目魚漱  
水作霧化成黃龍長八丈出水遊戲於庭炫燭目光  
異苑云趙侯以盆盛水吹氣作禁魚龍立見 解奴辜



本傳云解奴辜張貂者亦不知其何郡國人也皆能隱  
淪出入不由門戶奴辜能變易物形以誑幻人 晉書

云僧涉者西域人也不知何姓少為沙門苻堅入長安  
虛靜服氣不食五穀日能行五百里言未然之事驗若  
指掌能以秘呪下神龍每旱堅使之呪龍請雨俄而龍  
下鉢中天輒大雨堅與羣臣親就鉢中觀之 又沙門  
曇霍者或遺以衣服受而投之於河後皆以還其本主  
衣無所污行步如風雲 後魏書云悅般國真君九年

遣使朝貢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脉令斷擊人頭令骨陷血出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令嚼咽之須臾血止世祖恐言是虛乃取死囚試之皆驗 崔鴻北涼錄云元

始十四年七月西域貢吞刀吐火秘幻奇伎 北齊書

云由吾道榮琅琊人也初晉陽人某大明法術為人傭力無識之者道榮聞之訪得其人其人以道榮好尚乃悉授之謂道榮曰我本恒岳仙人有罪為天宮所謫今限滿將歸卿宜送吾至汾水及至汾河河水暴長其人

乃臨水禹步以一符投水中流便徐自沙石上渡河而  
去道榮嘗往晉陽至潦山中夜逢猛獸以杖畫地即成  
火坑猛獸遂去 唐書云顯慶元年上御福安門樓觀  
大酺胡人欲持刀自刺以為幻戲上不許之乃下詔曰  
聞在外有婆羅門胡人等每於戲處乃將劍刺腹以刀  
割舌幻惑百姓極非道理宜竝遣發還蕃勿令久住仍  
約束邊州若更有此名色竝不須遣入朝

方術總載二

原視日

作霧

周文為項燕視日視日吉凶舉動之占文即周章張楷能作五里霧裴優亦

能作三里霧求學於張楷不見後優作賊辭連楷以無驗見原

水戲

鈴語

夏統字仲御賈

亮問統能水戲乎統乃作鱷魚躍鮪鯀引於是風波振駭迴搏大風至含水噉天雲飛雨集劉曜攻洛陽石

勒訪佛圖澄澄曰相輪鈴聲云秀支替戾罔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罔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

劬禿當捉也言此軍出捉得劉曜也

召鬼

隱形

劉根能令人見鬼太守史祈不信囚之乃

召祈七祖皆面縛責祈祈乃謝而遣之石苞謂管輅曰君鄉人翟文耀能隱形君何以不隱輅曰此陰陽蔽

匿之道苟得其數四岳可藏況七尺之形遊於變化之內僕正身以明道見數不為異知術不為奇素隱行怪

未暇斯務也

漢武帝

任文公

帝好方術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屈焉

公善天文曉遁  
甲能役使鬼神

生百果

釣鮠魚

吳介象字元則有方術吳主使象變

化種瓜菜百果皆立生

又論鮠魚膾最上乃

生枯

木活死人

趙炳能令枯木生莢茅屋爨鼎

吳士燮為交趾太守病死三日仙人董奉與丸藥

以水含之乃蘇四日  
能語董奉字君曼

殺黑龍

與青囊

史記墨子北之齊遇日者

曰帝以今殺黑龍先生色黑不可行也

郭璞受業於河東郭公公以青囊九書與之由是遂洞五行天文卜

筮之術禳災轉福通致無方璞門人  
趙載竊青囊書未及讀即為火所焚

畫江而渡 禁

水不流

晉丁義受神方於吳猛以白羽  
畫水渡江 徐登禁溪水不流

風起知火

鳩鬪知兵

郎顛父宗字仲緩治京氏易善風角星管六  
日七分能望氣占候為吳縣吏見暴風卒起

宗知京師有火災記時日果如其言  
見社中水鳩相鬪知有兵賊象乃不赴  
酒食

楊由

推步之

學 孤虛之術

後漢書傳云陰陽推步之學往往見於墳記然神經怪牒玉策金繩關扃於明

靈之府靡得而窺至乃河洛之文龜龍之圖箕子之術師曠之書緯侯之部鈴訣之符皆所以探抽冥贖參驗人區時有可聞其流風角遁甲七政元氣六日七分逢占日者挺專須臾孤虛之術及望雲省氣推據祥妖時亦有驗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或開末而抑其端或曲辭以形其義所謂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也

京房著易林

段翳明風角

京房自云篤病三年請命泰山

行遇道士張君授以方術所著易林至今行世後漢段翳字元章治易明風角有就學未至預知姓名有一生辭歸翳合藥并簡書封於筒中告曰有急發視之到葭萌與津吏爭舟撾從者頭破發取膏藥傳創即愈生

歎服因還卒業

左慈入羊羣 于吉見鏡中

左慈盤中釣魚 曹公欲殺之變

為羗羊

入羊羣中曹公知不可殺乃謝曰試與公戲耳

孫策殺道士于吉後照鏡看面創見吉立于鏡中遂

卒

樂巴護病立廟 張衡鬼道教人

巴蜀人正旦朝會獨後至頗醉

又飲而漱曰臣鄉里以臣能治護病為臣立廟今旦香

老皆入臣廟故醉成都市失火救之後果上言失火有

雨來皆酒氣後漢張衡為五斗米道因作信義倉置

米其中往來者任食量腹取足過則輒病以鬼道教人

衡即

樊英漱水救蜀火 郭憲喫酒厭齊火

樊英推步災異

漱水以救蜀火

郭憲從駕舍酒三喫執法

奏不敬曰齊國失火故厭之後果上言失火

風起庭

中父哭子

風吹竈突女辭姑

管輅字公明在王弘直坐有飄風高三尺在庭

中從申上來幢幢迴轉輅曰東方有馬吏至恐父哭子  
明日吏至弘直子果死 李南少明風角女亦曉家術  
晨詣厨室見疾風起吹竈突及井泣  
辭姑曰此主爨者當之必死也果驗 費長房假壺公

之術 蒯子訓取嬰兒之驗

醫一

原周官疾醫掌養萬民之疾病四時皆有癘疾春時有

疝首疾

疝酸痛也  
首疾頭病

夏時有癢疥疾秋時有瘡寒疾冬時

有嗽上氣疾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

養猶治也

以五氣五

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五臟之動



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 又瘍醫掌腫瘍潰瘍金  
瘍折瘍凡療瘍以五毒攻之以五氣養之以五藥療之  
以五味節之 論語南人有言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  
巫醫 增左傳醫和對晉侯曰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  
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  
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灾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  
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  
淫則生內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

史記云病有六不治一驕恣不論於理二輕身重財三  
衣食不能適四陰陽并臟氣不定五形羸不能服藥六  
信巫不信醫皆不治也 漢書云醫經者原人血脉經

絡骨髓陰陽表裏以起百病之本死生之分而用度鍼  
石湯火所施調百藥齊和之所宜 文中子云善醫者  
先寢食而後醫藥 韓子云醫善吮人瘍含人血非有  
肌骨之親也利之所在也 原物理論云夫醫者非仁  
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

信也是以古之用醫必選名姓之後其德能仁恕博愛  
其智能宣暢曲解能知天地神祇之次能明性命吉凶  
之數處虛實之分定逆順之節原疾疹之輕重而量藥  
劑之多少貫微達幽不失細小如此乃謂良醫且道家  
則尚冷以草木用冷生醫家則尚溫以血脉以煖通徒  
知其大趣不達其細理不知剛柔有輕重節氣有多少  
進退盈縮有節却也名醫達脉者求之寸口三候之間  
則得之矣度節氣而候溫冷參脉理而合輕重量藥石

皆相應此可謂名醫有名而不良者有無名而良者人  
主之用醫必參知而隱括之 增難經云望而知之謂  
之神聞而知之謂之聖問而知之謂之工脉而知之謂  
之巧 韓子云善醫者不視人之肥瘠而察其脉之病  
否而已矣猶善計天下者不視天下之安危察其紀綱  
理亂而已矣

醫二

原說文曰巫彭初作醫 帝王世紀曰黃帝使岐伯嘗

味草木典醫療疾今經方本草之書咸出焉 又曰黃

帝有熊氏命雷公岐伯論經脉傍通問難八十為難經  
教制九針著內外術經十八卷 搜神記曰黃帝赭鞭

鞭百草盡知其平毒寒溫之性臭味所主以播百穀故  
號神農皇帝 增素問曰岐伯祖世之師曰仇貸季

理惑論曰神農嘗草殆死者數十黃帝稽首受針於岐  
伯 世本曰巫咸以鴻術為帝堯之醫 說苑曰古醫

曰苗父 原左傳曰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

未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育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育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公曰良醫也厚禮而歸之 史記云扁鵲姓秦名越人少時為人舍客長桑君遇而奇之知非常人乃呼扁鵲與語我有禁方年老欲傳與公公無泄乃出懷中藥與之飲以上池之水以此視疾盡見五臟癥結特以診脉為名耳又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召扁鵲扁鵲入視疾出曰

昔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居二日半而簡子寤 增  
又扁鵲過邯鄲聞貴婦人即為帶下醫過洛陽聞周人  
愛老人即為耳目痺醫入咸陽聞秦人愛小兒即為小  
兒醫秦太醫令李醞自知技不及扁鵲使人刺殺之

原列子云龍叔謂文摯曰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謂龍  
叔子試背明而立曰嘻吾見子之心矣子心六孔流通  
一孔不達今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 增漢書云張機

字仲景南陽人也受業於同郡張伯祖善於治療尤精

經方所著有傷寒論三十二篇為後世方脉之祖 後

漢書云華佗字元化廣陵太守陳登得病佗脉之曰胃  
中有蟲欲成內疽食腥物所致作湯二升服之吐蟲三  
升頭赤而動半身猶是生魚膾佗為人性惡難得意恥  
以醫名曹操苦頭風召佗日在左右後求歸取方因妻  
疾數日失期操累書呼之佗恃能厭事猶不肯至操大  
怒殺之佗臨死出書一卷與獄吏曰此可以活人號青  
囊經吏畏法不敢受佗索火焚之 又韓康字伯休霸



陵人采藥名山賣於長安市口不貳價三十餘年時有  
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是韓伯休耶乃  
不貳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何  
用藥為遁入山中 魏志沛相陳珪舉孝廉太尉黃琬

辟皆不就精於方藥處劑不過數種心識分銖不假稱  
量針亦不過數處若疾結於內針藥所不能及者乃先  
令以酒服麻沸散既醉無所覺因剗破腹背抽割積聚  
若在腸胃則斷截湔洗除去疾穢既而縫合傳以神膏

四五日創愈一月之間皆平復 增晉書云王叔和高  
平人博好經方尤精診處採摭羣論撰脉經十卷後世  
為高陽生竊撰脉訣託之叔和反掩其真云 又云皇  
甫謚字士安自號元晏先生以著述為務後得風痺疾  
因疾而學醫習覽經方手不輟卷遂盡其妙 沈約晉  
書云司馬景王嬰孩時有目疾宣王令華佗治之出眼  
瞳割其疾而納之傳藥 續搜神記云許永為豫州刺  
史鎮歷陽其弟得病心腹堅痛居一夜忽聞屏風後有

鬼言何不速殺之明日李子豫當以赤丸打汝汝即死矣腹中鬼對曰吾不畏之及旦遂使人迎子豫既至病者聞腹中有呻吟之聲子豫遂於巾箱中出八毒赤丸與服之須臾腹中雷鳴彭轉大利所病即愈龔慶宣鬼遺方序云劉涓子於丹陽郊外較射忽有一物高二尺許因射而中之走如電激聲若風雨夜不敢追明日率數十人尋其踪跡至山下見一小兒問曰何往小兒曰主人昨夜為劉涓子所射取水以洗瘡因問主人是

誰答曰是黃父鬼乃依小兒還未至聞搗藥聲遙見三人一人卧一人閱書一人搗藥即齊聲叫突而前三人竝走遺一癰疽方竝一白藥時涓子得之從宋武帝北征有被創者以藥塗之隨手而愈論者謂帝王崛起天必助之蓋天以此授武帝也涓子用方為治千無一失演為十卷號曰鬼遺方 齊諧記談藪云錢塘徐秋夫善治病宅在湖溝橋東夜聞空中呻吟聲甚苦秋夫起至呻吟處問曰汝是鬼耶何為如此飢寒須衣食耶抱

病須治療耶鬼曰我是東陽人姓斛斯平昔為樂遊吏  
患腰痛死今在湖北雖為鬼苦亦如生為君善醫故來  
相告秋夫曰但汝無形何由治鬼曰但縛茅作人按穴  
鍼之秋夫如其言為針四處又針肩井三處設祭而埋  
之及暝夢一人來謝曰蒙君療疾復為設祭除飢解痛  
感惠實多當代服其通靈秋夫宋元嘉六年為奉朝請  
宋書云孫法宗忽苦頭痛夜有女人至曰我是天使  
來相謝行創本不及善人使者誤相及但取牛糞煮傳

之即驗一傳便瘥一境賴之 梁書云陶弘景字通明

性好醫方修撰神農本草經三卷撰真誥十卷集驗方

五卷廣肘后方為一百卷世所施用多獲異效 隋書

云許智藏高陽人少以醫術自達陳亡入隋使詣揚州

會秦王俊有疾上馳召之夜夢其亡妃崔氏泣曰本來

相迎今聞許智藏將至其人若到當必相苦為之奈何

明夜俊又夢崔氏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以避之藏

至為俊診脉曰病已入心即當發癘不可救也果如言

俊數日而薨 唐書云王冰自號啟元子為太僕令博  
好醫方得先師所傳太素及全元起者大為詮次註素  
問合八十一篇二十四卷歷二十年方成今為世所宗  
又張從正字子和睢州考成人精於醫古書有吐汗  
下三法世傳黃帝岐伯所為書也從正用之最精號子  
和汗下吐法所著有儒門事親若干卷蓋為儒生桑某  
所潤色云 又李杲字明之鎮人也世以財雄鄉里幼  
好藥方醫術時易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杲捐千金

從學不數年盡傳其業所著有脾胃論蘭室秘藏若干

卷人號為東垣 又孫思邈京兆華原人周宣帝時天

下多事隱居長白山學道鍊氣洞曉天文推步精究醫

藥嘗入涇陽水府傳龍官方三十首後作千金方即散

此於其內後又作千金翼方行世今慶陽府有孫真人

祠 又許胤宗善醫或勸其著書答曰醫者意也思慮

精則得之脉之候幽而難明也吾意所解口莫能宣也

古之上醫安在視脉以診脉為對脉

對脉即對病也

病與脉俱



也同藥藥與病值惟用一物也藥攻之療未萌之兆氣純而愈

速今人不善脉以情度其病多其物以幸有功譬獵不知兔廣絡原野冀一人之獲術亦疎矣一藥偶得他味相制弗能專力此難愈之驗也脉之妙處不可傳虛著方劑終無益也 國史補云王彥伯自言醫道將行列

三四竈煮藥於庭老幼塞門而請彥伯指曰熱者飲此寒者飲此風者飲此氣者飲此各負錢帛來酬無不効者 金史云劉完素字守真河間人嘗遇異人陳先生

以酒飲守真及寤洞達醫術若有授之者乃撰宣明論  
原病式保命書皆為世所宗人稱之曰劉河間 又張  
元素字潔古學醫夜夢有人用大斧長鑿鑿心開竅納  
書數卷於其中自是洞徹其術治病不用古方其說曰  
運氣不齊古今異軌古方新病不相能也自為家法云  
元史云朱震亨字彥脩浙江婺之義烏人也精於醫  
道其所著述甚富皆為近世之所宗尚云

醫三

原六技

四家

後漢書云郭玉者廣漢人初有老父釣於涪水因號涪翁著針經脈法弟子程

高尋求積年翁乃授之玉少師事高學方診六微之技為太醫丞 劉歆七畧云論方技為四家有醫經家有

方家有房家

九折

十全

楚辭云九折臂而成醫周禮醫師掌醫之政令聚

有神仙家

毒藥以共醫事歲終則稽其醫事以制其食十全為上十失一次之十失四為下

切脉

攻

理 史記扁鵲謂號太子中庶子曰越人之為方也不待切脉望色聽聲寫形 表準正論曰良醫療病攻於

理 含血 舐痔 上詳醫一韓子 莊子云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症得車一乘舐痔者得

車五乘所治愈 出蛇 走獺 華佗別傳云河內太守下而得車愈多 劉勳女苦左膝裏瘡癢

迎佗使視佗以繩繫一犬於馬後走馬牽犬犬困不能行因取刀斷犬腹以向瘡口須臾有若蛇者從瘡中出

長三尺瘡遂愈

劉敬叔異苑云廣陵下廟宋元嘉中

縣人張氏女日暮宿祠門下

夜有物假作其壻來女魁

惑成病海陵王纂能療邪鬼始

四難

三折

後漢書

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出

四難

三折

云郭玉

療貴人時或不愈帝問其故對曰有四難焉自任不用

臣一難將身不謹二難骨節不強三難好逸惡勞四難

孔子曰三折

增玉版

金匱

黃帝素問有玉版篇

臂然後為醫

增玉版

金匱

葛洪抄金匱百卷

肘後方

徙癰

金匱

通志藝術卷云劉

四卷

舐痔

徙癰

宋時有薛伯宗者善徙癰疽公

通志藝術卷云劉

孫秦患背伯宗噓氣封之乃徙至齋前柳樹上明日癰

消樹便生一瘤如拳大後瘤出黃赤汁斗餘樹為之痿

損

金液

銀丸

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

杏林

橘井

說實云吳人董奉有道隱居於廬山行醫賣藥人

有求治病者重則令之種杏五七株于門外輕則

有求治病者重則令之種杏五七株于門外輕則

令之種一二株不索其錢歲久所種杏有千餘株逢春時花開燦如雲錦遠近稱之號為董仙杏林又桂陽人蘇耽得脩真之術隱於郴州高秀之峰種橘鑿井以救時疫病者食橘葉飲泉水即愈人號橘井原

湔腸滌臟

解顱理腦

史記云號太子死扁鵲至號國中庶子曰暴蹙而死扁鵲曰尚

可活也庶子曰先生得無誕乎曰臣聞上古有俞跗療病不以湯液乃割皮解肌湔洗腸胃漱滌五臟抱朴子曰淳于解

顱而理腦

穿胸納餅

刮骨去毒

抱朴子云文摯愆筋以療危困

仲景穿胸以納赤餅此但醫家猶能若是蜀志云關羽為流矢貫臂每陰兩常疼痛醫曰矢鏃有毒入骨破臂刮骨去毒乃可除之也

醫四

原醫師 食醫

周禮醫師聚毒藥以供醫事凡疾病疔瘍皆造焉 又食醫掌和王之六食六

飲六醪百飴百醬八珍之齊

委制

不呼

尸子曰有醫均者秦之良醫也張子之背腫命

均治之謂均曰背非吾背也任之治焉治之遂愈均誠善治疾也張子委制焉夫身與國亦猶此必有所委制

然後治 朱雲 病不呼醫飲藥

換心

傷臟

列子云魯公扈趙齊嬰有疾扁鵲治之謂曰扈

志強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嬰志弱而氣強故少於慮而傷於專若換心則均善矣遂飲以毒酒迷死剖胷探心易置之投以神藥既寤如初 顏含字洪都兄畿得病死於醫家家人迎喪旒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曰吾未當死 子胥曰使醫除乃服藥多而傷五臟也 除疾 出方 疾而曰必有遺類焉未之有也 增求活 照病 說實云李勣疾家下華佗事詳醫二 欲呼醫治之勣不

許輒曰我山東田夫耳位至三公年踰八十非命乎生死係天寧可更求活耶 又葉法善有鐵鏡鑑物如水

人有病以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然後以藥療之即痊愈

視頂

隋胎

唐柳芳為郎中

其子登疾重時張萬福善醫初除泗州與芳故舊芳賀之具言子病惟恃故人一顧也張詰旦候芳芳遽引視

登遙見登頂曰有此頂骨何憂也因按脉五息復曰不錯壽且逾八十乃留芳數十字登後為庶子年至九十

而卒

宋邵康節母李夫人病瘦醫投藥夫人夢坐堂

門左右有木瓜二株右者已枯父取藥覆之及期生康

節同墮死胎女後十餘年夫人病卧堂上見女子拜泣曰母不察庸醫以藥毒兒可恨夫人曰命也女子曰若

命兄何獨生夫人曰汝兄獨生亦命也女子涕泣而去又十餘年夫人再見女子來泣曰一為庸醫所悞二十

年方得受生與母緣重故來相別耳

原晉侯求

漢高罵

左氏傳云晉侯求醫於秦

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病不可為也。是謂近女色。疾如蠱。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漢高祖疾甚。呂后迎

醫上罵曰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不使治。三世乃服。五日不救。禮記云

世不服其藥。魏志徐毅得病謂華佗曰昨日使醫曹

吏劉祖針胃管便苦夜卧不安佗曰誤中肝也五日不

救後。吐血而瘥。大怒則愈。魏志華佗字元化視郡

果然。多取貨而不加功。又棄去留書罵之。太守怒令追殺之。

不得嗔恚吐血數斗而瘥。呂氏春秋云齊威王有疾。

良醫文摯曰令王大怒則愈。乃尋延俱起。兄弟竝

誤。王大怒將烹文摯其疾果瘥。尋延俱起。兄弟竝

善。倪尋李延俱病頭痛身熱華佗獨令延發汗或問之

佗曰尋外實延內實各與藥飲明旦俱起。鵝冠子

云扁鵲兄弟三人竝善醫。魏文侯問曰汝兄弟三人孰

最善。對曰長兄視色故名不出家。仲兄視毫毛故名不

出。弟三人竝善醫。魏文侯問曰汝兄弟三人孰



出門鵲針人血脉投  
人藥餌故名聞諸侯

居處飲食

皮膚腠理

云公孫子

有疾哀公使醫視之醫曰居處飲食何如子曰丘春居  
葛籠夏居密陽秋不風冬不煬飲食不過飲酒不勤醫  
曰是良醫也扁鵲見桓侯曰君有疾在皮膚針灸可  
及後數日在腠理湯藥可及後見桓侯而反走曰疾在  
骨髓針灸湯藥不可及也數日  
桓侯病召扁鵲鵲已逃公乃卒

折肱之醫

苦口之

藥

左傳云三折肱知為良醫也

張

增宋清焚券

蘇澄試疾

柳宗元宋清傳云清長安西都藥市人也居  
善藥有自山澤來者必歸宋清氏清優主之

人求藥雖不持錢者皆與之善藥積券如山未嘗詣取  
直或不識遙與券清不為辭歲終度不能報取焚券終  
不復言語林云人有患應病者問醫官蘇澄澄云古  
無此方吾檢本草集天下藥物試讀之每發一聲腹中

輒應惟至一藥再三無聲因處方以此藥為主別味性亦相近服之疾除

原精為神本

形與壽期 門擅桐君之術 家傳葛氏之方 疾既

入於骨髓 藥不至於膏肓 何氣候之將衰 而致

養之有失 掌日臻之疾得失殊輪 稽終歲之功上

下異食 藥不至焉三世之功何益 疾可為也十旬

之卧有瘳 通五味五穀之資必順其志 參九藏九

竅之變無逆於時 原獸醫馬醫 牛醫

漢書云張里以馬醫而擊

鍾 黃憲

乘治

掌療

周禮云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

牛醫之子

於校人注云乘謂驅步以發其疾知病之所處乃治之相助也 又獸醫掌療病及瘍

### 醫五

原詩宋鮑照過銅山掘黃精詩曰玉肪闕中經水芝韜  
內籍寶餌緩童年命藥駐衰厯矧蓄終古情重拾煙霧  
迹羊角棲斷雲榼口流隘石銅谿晝森沉乳竇夜涓滴  
既類風門磴復像天井壁踪踪寒葉離淥淥秋水積松  
色隨野深月露依草白空守江海思豈貴梁鄭客得仁  
古無怨順道今何惜 梁吳均採藥大布山詩曰我本

此山北緣澗採山麻九莖日間照三葉長生花可用蠲

憂疾聊持駐景斜景斜不可駐年來果如驅安得崑崙

山偃蹇三珠樹三珠樹始芟絳葉凌朱臺玉壺白鳳肺

金鼎青龍胎韓衆及王子何代無仙才安期儻欲顧相

見在蓬萊江淹採石上菖蒲詩曰瑤琴久蕪沒金鏡

廢不看不見空閨裏縱橫愁思端緩步遵行波揚拽汎

春瀾竇赤煙流綺水綠桂涵丹憑酒意未悅半景方自

歎每為憂見及杜若詎能寬冀採石上草得以駐衰顏

赤鯉儻可乘雲霧不復還

增宋蘇軾贈眼醫王生彥

若詩曰鍼頭如麥芒氣出如車軸間關絡脉中性命寄  
毛粟而況清淨眼內景含天燭琉璃貯沆瀣輕脆不任  
觸而子於其間來往施鋒鏃笑談紛自若觀者頸為縮  
運鍼如運斤去翳如拆屋常疑子善幻他枝雜符祝子  
言批有道此理君未矚形骸一塵垢貴賤兩草木世人  
方重外妄見瓦與玉而我初不知刺眼如刺肉君看目  
與翳是翳要非目目翳苟二物易分如麥菽寧聞老農

夫去草更傷穀，鼻端有餘地。肝膽分楚蜀，吾於五輪間。  
蕩蕩見空曲，如行九軌道。竝驅無擊穀，空花誰開落。明  
月自朏胸，請問樂全堂。忘年老尊宿。

彦若樂全先生門下醫也

明

皇甫汭送王良醫之武岡詩曰：白髮微官在滄江，別路  
長看星趨翼，軫問水過沅。湘採藥身千里，聞猿淚幾行。  
惟應鴻寶訣，猶得侍淮王。又贈金醫詩曰：少年學道  
出長桑，閉戶時窺五色方。漢武甘泉初鑄鼎，好將靈藥  
獻君王。

原賦晉嵇含寒食散賦曰余晚有男兒既生十朔得吐  
下積日羸困危殆決意與寒食散未至三旬幾於平復  
何矜孺子之坎軻在孩抱而嬰疾既正方之備陳亦旁  
求於衆術窮萬道以弗損漸丁寧而積日爾乃酌醴操  
散商量部分進不訪舊旁無顧問偉斯藥之入神建殊  
功於今世起孩孺之重困還精爽於既繼

原贊宋王微茯苓贊曰皓苓下居披紛上蒼中狀雞鳧  
具容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又禹餘糧贊曰疏波瀝浸徒謂範常沈靈秘用神哉無  
方斤疇不惠稼穡非芳明德禹功信在餘糧 又桃飴  
贊曰阿鹿續氣胡膠屬絃未若桃飴越地通天液首化  
玉醜貌定仙人知暘日胡不蔭年 又黃連贊曰黃連  
苦味左右相因斷涼滌暑闡命輕身縉雲昔御飛蹕上  
旻不行而至吾聞其人

原文梁簡文帝勸醫文曰天地之中惟人最靈人之所  
重莫過於命雖脩短有分年壽繇天然而寒暑反常嗜



愆乖節故瘡寒瘡首致斃不同伐斧爛腸摧年匪一拯  
斯之要實在良方亦有騷人之詠彭城秦國之稱和緩  
季梁之遇盧氏號子之值越人爰至久視飛仙長生鈔  
道猶變六一於金液改三七於銀丸畜玉匣之精研紫  
書之奧桃膠何是北斗靡遜其形金漿非遠明珠還恥  
其價能使葉門之下鼓響獨傳雍祀之旁簫聲猶在周  
禮疾醫掌萬民之疾凡民之有病者分而理之死終則  
各書其所以入於醫師知其愈與不愈以為後法之戒

也理疾者衆必孟浪酬塞悞人者多愛人者鮮是則日處百方月為千軸未嘗不輕其藥性任其死生淳華之功於何而得及其愛染親屬情切友朋患起膏肓疴與俞跗雖欲盡其治功思無所出何以故然本不素習卒難改變故也胡麻鹿藿纔救頭痛之疴麥麴芎藭暫止河魚之疾思不出位事局轅下欲求反死者於玄都揚己名於綠籍其可得乎

御定淵鑑類函卷三百二十二